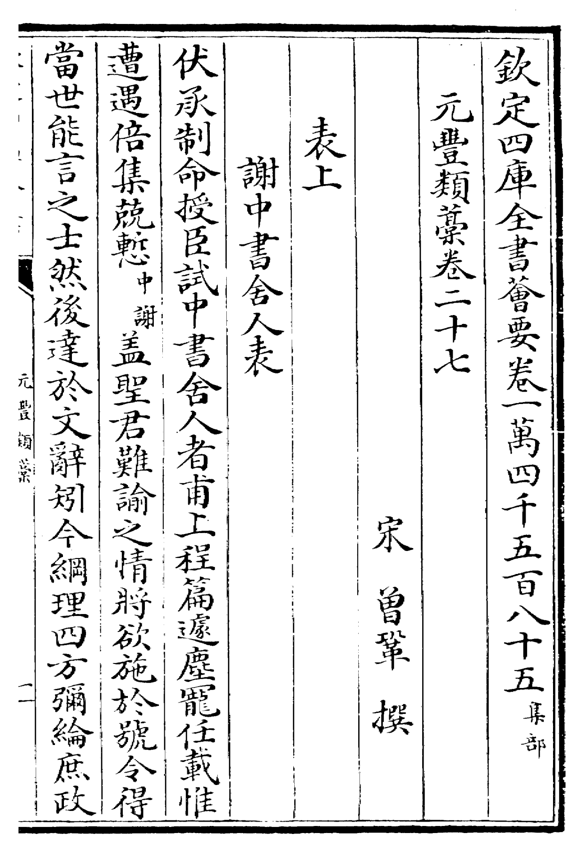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五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二十七

宋 曽鞏 撰

表上

謝中書舍人表

伏承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者甫上程篇遽塵寵任載惟遭遇倍集兢慙中謝 盖聖君難諭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後達於文辭刬令綱理四方彌綸庶政

肇惟新之王度脩久簡之官儀計謀常越於拘攣注錯舉為於希闊豈伊凡庶可測高深方當覺悟通遐使徧知於上意訓齊内外用丕變於羣心尤資演暢之材曲盡丁寧之旨布為邦典茲謂人文屬在臣愚豈堪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超邁千載特起一時躬堯帝之聰明而不忘講學集成湯之勇智而無勬咨詢惟左右前後之臣有耳目腹心之寄尤非淺識所得叨居如臣性實滯蒙器非廣博知自強於名節恥陰附於貴權無因緣毫髮之扳援有積累丘

山之忌嫉晚逢睿聖獨賜收憐褒嘉特異於常倫進用
每從於中出猥以五朝之大典屬於一介之孤生已愧缺
然將安稱此敢期誤寵仍寘近班敷蕆訓辭懼空疎之難
強追參諷議憂蹇淺之易窮於風波流落之餘以蒲柳衰
殘之質自循涯分曷副恩榮雖日月之光何加於潤色而天
地之德無待於論思然臣素堅好古之誠粗識愛君之義
既抗顏而就列敢恕已以懷私謹當尋繹舊聞用闡揚於明
命激昂懦志庶補助於謀猷仰荅王知誓殫臣節臣無任

齊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知齊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顧以諸生備兹煩使據非其所懼不克堪中謝伏念臣素乏他長偶知好學議先王之制作嘗究本原論夫子之文章頗探閫奥歷事聖君於三世與游儒館者十年不知茍曲以取容但信朴愚而自守比緣私計請貳外藩嗟疾病之餘生困米鹽之細務方指期於滿歲將垂翼於故棲遽此外遷處之劇郡惟般陽之列壤實季

前之遺區習詐而夸著流風於在昔多盜與訟號難治於當今比試用於此邦必資求於強吏蓋因能而任官者不違其分則量力而受位者得竭其材豈伊儒懦之資可副浩煩之用忍殫精思無補毫分然而繇積累以冒恩實養成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周萬物明照四方在踈遠迂賤之中而察其所守無左右遊談之助而知其所長故令覆露之仁及此滯蒙之質敢不無忘夙夜勉盡疲駑行歸于周久自安於直道老當益壯

誓無易於初心仰望闕庭臣無任

襄州到任表

伏奉勑命就差權知襄州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緣同氣之私恩陳便親之微志就更善郡得侍安輿中謝伏念臣素堅向學之心幸遇好文之主備名儒館十有三年然而三易外邦五回星歲比亦再過於雙闕未嘗一對於清光常存傾藿之誠雖知向日居有戴盆之勢何以望天而臣昨治濟南最為煩劇野有羣行之

盜里多武斷之豪馴致肅清始熄凶殘之害自強柔懦
頗殫竭蹷之勞今者或就安閑少休疲鈍出觀美俗尤
多漢廣之高入奉慈顏不憫汝墳之瘁茲爲竊冒厥有
端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奬引士倫推崇世教小藝片
言之善偏長一曲之材皆欲養成未嘗棄廢故令優秩
俯及孤蒙敢不附慰此民宣明上德永念沉碑之舊自
顧何功未忘投博之勤庶幾小補臣無任
洪州謝到任表

伏承勑命就差臣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於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上訖撫臨便郡獲奉於親闈總制屬城實兼於故里中謝伏念臣志雖擇善材不過人玩思詩書無出倫之異見遊心翰墨多涉俗之塵言竊食累朝備官儒館智非早悟曾不習於人情學匪兼通固難堪於世用茲緣私請得假善藩惟八換於歲朞已四臨於外服幸遇非常之主未奉燕間實當難得之時獨無稱效儻獲伸於肝膈冀少益於毫分伏

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聰明好古卑漢唐之近事慕堯舜之遠圖臣敢不上體聖心勤修民政奉行寬大方盡瘁於茲時補助高深庶納忠於來日仰望旒扆臣無任

福州謝到任表

伏奉勑命授臣守本官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已於今月初九日到任上訖列職内朝分符督府荷收憐之俯及省孤陋以何堪中謝伏念臣蹇薄多艱顓愚少與遇繼承於興運未進望於清光至於九換歲朞常從外

徙四臨州部曾未代還兹者備延閣之美名假東甌之劇郡顧惟同氣亦預改藩但虞人品之輕莫稱主恩之厚然臣最為寒族實奉偏親臣弟既適於遐陬臣愚固難於遠役理當懇請輙用冒聞雖未賜於矜從亦終覺於僭黷頗識事君之義敢忘奔命之恭惟皓首之慈闈抱累年之宿疹牽衣辭訣泣涕分馳計音信之往來殆將萬里阻晨昏之定省各在一涯足感動於人情況親逢於孝治草茆弱質素依及物之仁犬馬微誠終兾因

心之恕再念臣撫臨城邑勞問士民皆狎處於太寧但遵行於明詔則臣實懸尸於廩食曷補報於寵靈皆出誤知致斯冒處伏惟皇帝陛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躬神聖之姿而無容小善履富貴之極而深達下情在於隱恤之心豈間幺微之跡敢不誓殫勤瘁匪懈夙宵徼海徼之幽荒布德音之寛大承流寵寄方自效於驅馳反哺愚情異尚蒙於憫惻仰望旒扆臣不任

明州謝到任表

臣於去年十二月於江寧府准福州公文送到勑牒一道就差臣權知明州當月十八日於真州據進奏官狀准中書孔目房帖子臣乞迎侍老母赴任不行已於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顧於分土愧在假人竊自省循懼無報稱（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固天縱之高姿有恭儉慈仁不世出之琦行上嘉堯舜之際下悼漢唐之間以超曠之迹為可追以茍簡之治為無取甚盛德之事敏於絶倫大有為之君審於在已所以更

張庶政憂憫百姓之心至於推廣大恩鎮撫四夷之略無忘夙夜匪懈斯須其志之所存則有孔之卓其行之以力則有禹之勤若夫甄序羣材蒐揚衆論偏一作長一曲之善半辭片說之工遠自巖穴之幽深旁暨草萊之疎賤莫不從容賜對以盡其情委曲因能以收其用可謂三代以後特起之盛時千載以來幾希之嘉會而臣濫中臺之優秩玷内閣之美名然而荏苒十年周流六郡當陛下闢四門以延天下之士而臣末得一望於

清光遇陛下開數路以來天下之言而臣未得少陪於末議盖茲遠跡最謂多奇故雖抱於愚忠每自安於靜晦竊恃皇明之必照終期素蓄之獲伸昨者爰自江吳就更閩粤啃有畏塗之阻藐無將母之因賴上威靈致冦攘之熄滅屬時休慶獲稼穡之豐登旣此蒙城且將滿歲輙露由衷之請果紓及遠之仁召自天涯還之闕下已慰循陔之念更諧拱極之誠方攬轡以在行復分符而補外維鄞江之列壤實浙右之名邦素號寛閒可

容尸素尋敷陳於奏牘奠迎奉於輕輿紓是微情未回洪造已宵行而秖命甫夕惕以當官眷是遐陬邇此昭旦來廷之國實爲出入之途表海之城方始經營之緒仰荷選掄之寄敢忘榮勵之勤矧旨稟於成規庶可圖於薄效再念臣比更遠守久去偏親出自推恩幸兹易地環走已臨於新部相望猶邇於舊封仰睎天日之光未親户牖俯計晨昏之戀尚隔庭闈眇是羇單孑無黨助每益堅於已志獨有待於主知自効驅馳敢廢資忠

之義庶依長育未逭致養之私傾葵藿之一心極蓬茆之丹懇論疇有在之死無渝仰望冕旒臣不任

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勑命就差權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比從閩粤中易句章益起堅城以強表海之勢闕開列館以待來廷之賔皆承規畫之餘方始經營之緒程工省費俾無靡敝之材計力與庸俾無發名之役以至屬材能而董事分什伍以庀徒已略具於科條可

粗施於士吏身方督作匪懈於胝勞法有避親遞嫌於
易地竊陪京之寵寄申將母之微情輒冒恩榮何堪報
稱
中謝臣竊觀前籍所載千載以來大道鬱而未彰莫
承于古王者疏而不作無甚茲時在理可推久衰必復
去五代八姓寖微之弊肇自宋興承一祖四宗丕顯之
謨實在陛下蓋繇體粹精之睿質執剛健之純誠運獨
斷之明則天清水止昭不殺之武則雷厲風行故能並
起百工越熙庶績追二帝三代之甚盛行兩漢有唐之

所難使天地人神莫不順序雨暘寒燠罔或違時厥戴
德者田耕井飲之倫蓋游泳於遐邇之内其蒙澤者蟄
潛嫗伏之類無殰殈於胎卵之中寶鼎靈芝聲流於樂
府來麰嘉穀實牣於太倉至於武庫斂藏之兵羽林閱
習之伎匠盡其巧而工妙擅於一時士盡其材而精銳
軼於近代威靈所覆夷貊允懷是以扶桑載斗之區度
索尋橦之國來於四海之外曾無一歲之虚蓋令不待
期而萬里奔走治非有跡而九域阜安可謂不世之宏

休難名之盛烈夫應之福者既極其厚則報其貺者必盡其隆方當秩盛禮大樂之文薦諸清廟采增封廣禪之義類于名山於以較著日新拔出之顯庸闡布天錫永昌之大業臣性姿固塞人品眇微獨於輩流素嗜文學如得鏤諸金玉述陛下赫赫之功播在筦絃紀陛下巍巍之德措之六藝而無愧告諸百世而無疑庶幾不後古人可以昭示來者存於肺腑積有歲時然臣籍雖預於內朝身屢更於外服已彫零於齒髮久轉徙於東

南曾未得厠望塵於清蹕之間參第頌於從官之後惟堅悃愊欲效毫分今者獲便養於親闈預分憂於輔郡上體焦勞之意敢忘夙夜之勤宣化承流方盡駑駘之力望雲就日但傾葵藿之心注仰冕旒臣無任

賀熙寧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十三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宗祀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臣已即時集軍州官吏將校等宣布訖伏以奉承聖考升配上天秩盛禮於法宫推大恩於率土中

賀

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好古之質有恭儉愛人之誠兢畏萬幾仔肩一德熖祟以報既昭告於元功嚴父致隆又推明於極孝越成釐事均布鴻休草木昆蟲咸令受賜華夏蠻貊莫不歸仁臣心係北辰身縻東土永懷故事難求汶上之圖獨遠清塵方嘆周南之滯想望疏麻臣無任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今月初七日遞到赦書一道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

禮畢大赦天下者臣已集軍府官吏將校軍民等宣讀訖伏以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聖王克有全美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徧覆幷容之大度有防微慎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僻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其功施於人効見於事則宅仁由義搢紳之徒成材於學校超距蹋鞠熊羆之旅養勇於營屯甌窶汚邪之冣

充於倉廩闔石和鈞之利阜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呂休應自殊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近則金石之聲一作音鳥獸忻蹈遠則干羽之舞蠻夷駿奔象𦗟旅於闕廷龍媒納於閑廐是謂六府三事皆可以謌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而特起非瑣瑣之能闚前世議泰山之封謀梁甫之禪者庻崇比大疇克登兹陛下抑而不圖謙以自牧以謂先后一作王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降祉發祥其

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齊明薰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蒸焜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寖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彝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青而棄瑕疵錬勞能而縱逋負顯晦咸曁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沖漠一人之慶遂及於蚑蟜孚于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臣被學最舊蒙恩

寢深莫侍甘泉之祠獨嘆周南之滯第從官之嘉頌未効薄材望屬車之清塵但馳遠思想仰宸扆臣無任

賀元豐三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到赦書一道以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已即時集軍州官吏軍民宣讀訖竊以昊天無聲之載人莫能名先帝罔極之恩物何以稱維總章之正位秩宗祀之鴻儀可薦至誠用伸昭報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躬夙夜之聖質而博古多聞經特起之大猷而

虛心廣覽振千齡之墜緒紹三代之遐蹤霈澤之所涵濡太和之所煦嫗華夏蠻貊無一夫不獲其宜草木蟲魚無一物不遂其性爰求祭典用告王功盖諸儒之說為不經則折衷於孔子而近世之事為非古則取法於周公罷黜異端推明極孝以尊莫大於祖故郊於吉土以配天以本莫重於親故享於合宮以配帝恩義兩得其當情文皆盡其詳徹俎云初均釐甚廣君哉皇矣實難偶之昌期巍乎煥焉信非常之盛禮臣幸逢熙洽

未奉燕閒一違前蹕之音四遇親祠之慶青雲多士皆預橋門之聽觀黃髮孫生獨歎周南之留滯仰望旒扆臣不任

賀克伏交阯表

伏覩進奏院報安南招討司已克伏交阯其首領李乾德具表乞降者螻蟻之微自投必死乾坤之大終許更生惟德及於幽遐實均慶於中外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順稽古憲叙正民彝色聲教於四方壹書文於萬國晢

海隅之昧俗肆井底之狂謀聖恩所懐沴氣自失雕題交阯心服於威靈大賂南金歲遵於貢職允出止戈之武是稱無敵之仁臣遠守藩維獲聞捷奏永懐竊抃實倍常情臣伏恨職守所拘不獲稱慶闕庭臣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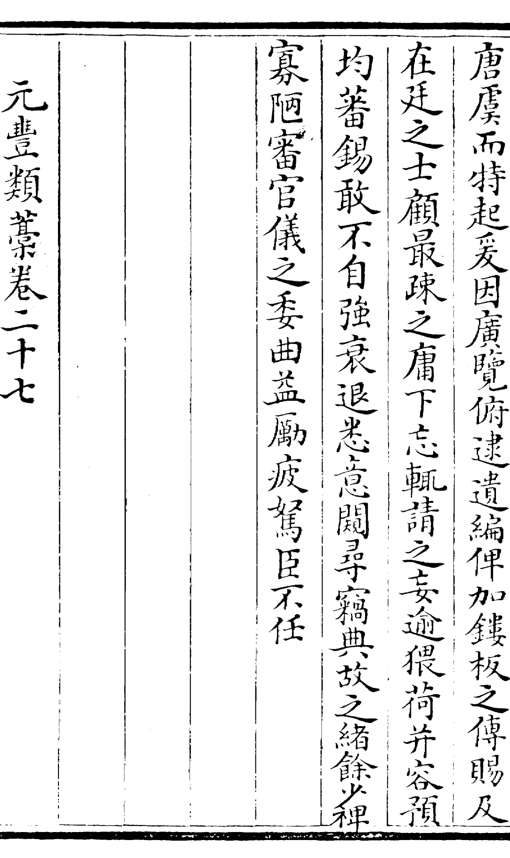
慰慈聖光獻皇太后上仙表

今月二十日太皇太后遺誥奄棄宫闈者承問震驚失容號慟臣某誠悲誠感稽首頓首伏以太皇太后表儀三世德首於人倫保佑兩朝功存於王室遽違孝養未

究遐齡無間近踈實均欷慕伏惟皇帝陛下痛貫宸極
聖情難居臣伏恨方守印章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謝賜唐六典表

伏蒙聖慈賜臣唐六典一部者冒貢微誠敢徼寵賚獲盈私望特出異恩中謝竊以繼貞觀之造邦繼開元之稱治財成唐典本庶務於尚書則象周官綴舊聞於經禮行之當世垂及方來伏遇皇帝陛下接五聖之休期振千齡之絕業號令風采甲秦漢而不言綱紀文章體



唐虞而特起爰因廣覽俯逮遺編俾加鏤板之傳賜及在廷之士顧最踈之庸下忘輒請之妄逾猥荷并容預均蕃錫敢不自強衰退悉意闚尋竊典故之緒餘岂裨寡陋審官儀之委曲益勵疲駑臣不任

元豐類藳卷二十七

謹案卷二十六第八頁後七行命伯冏爲太僕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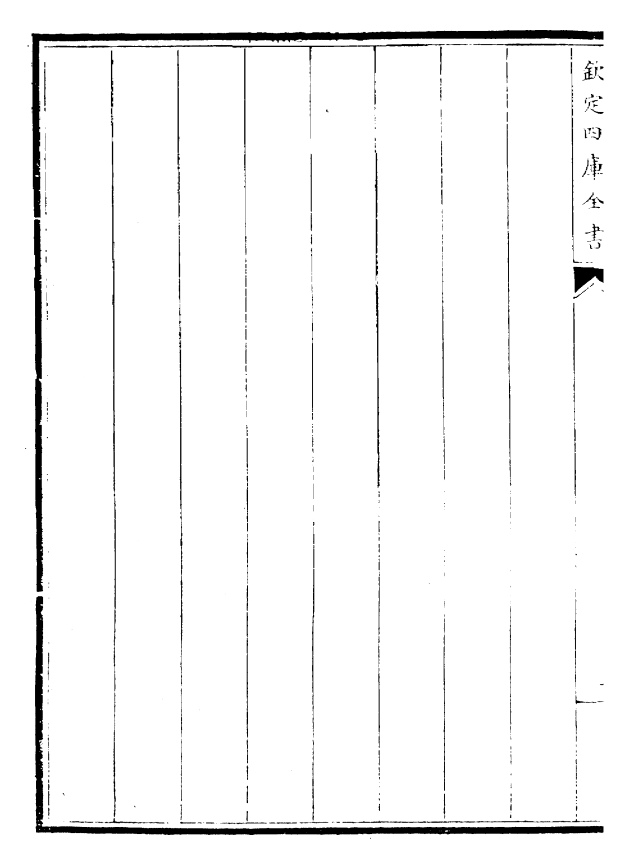
刊本冏訛景據書經改

卷二十七第一頁後三行曲盡丁寧之旨刊本曲

盡訛盡曲今改

第四頁前五行故令優秩刊本秩訛佚據彭本改

第九頁後七行度索尋橦之國按彭本橦作橦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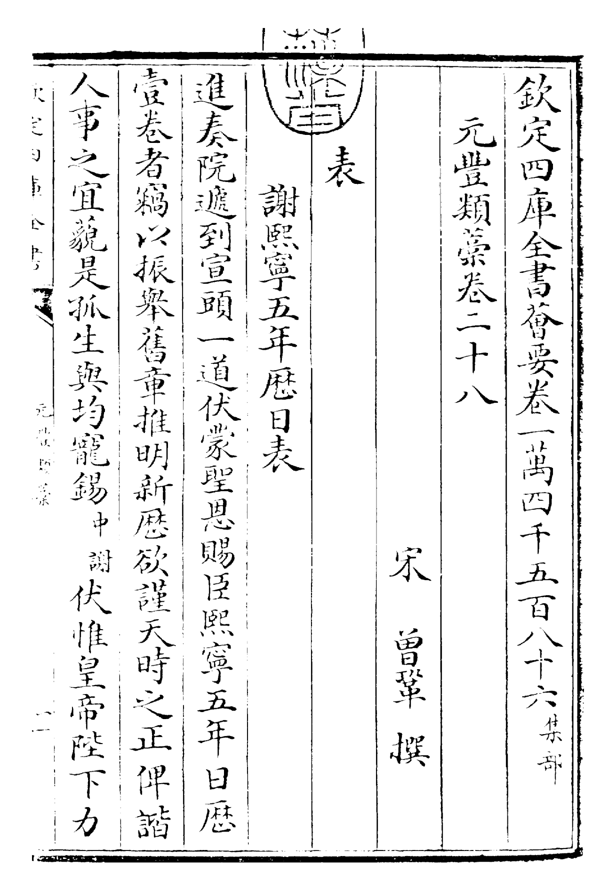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章浴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元豐類藁卷二十八

宋　曾鞏　撰

表

謝熙寧五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五年日歷壹卷者竊以振舉舊章推明新歷欲謹天時之正俾諧人事之宜藐是孤生與均寵錫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力

行大道惇叙彝倫賛天地而平四時理陰陽而成萬物爰兹頒朔咸曁有邦臣敢不深究土風詳求氣序躬勸耕桑之業輔成丕治之仁仰望闕庭臣無任

謝熙寧六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熙寧六年歷日一卷賜臣收管者一與外符之寄再蒙班歷之恩久矣去朝幸兹拜賜

中謝竊以天地陰陽之動不得違時虫魚草木之生必皆有政故兹告朔宜布有邦伏惟皇帝陛下兢慎萬幾

協諧五紀式謹王正之授俾知民事之常臣敢不動靜
詳觀夙宵祇奉庶召和平之氣用裨化育之仁臣不任

謝熙寧七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七年歷日一本者顧慚
孤拙與被寵靈 中謝 竊以陶唐之定四時稽于歷象虞氏
之齊七政審以璣衡蓋求於天道者能盡其宜則施於人
事者不違其序伏惟皇帝陛下聰明好古仁厚愛民深原
制作之方務協生成之理在於垂憲尤重頒正臣久去闕庭

遠臨藩服惟竭遵承之力庶符欽順之心臣不任

謝熙寧八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八年歷日一本者竊以治歷於中所以察天時之運動須正於外所以一王度之推行舉是彝章施於有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至仁不世盛德無名協五紀以遂羣生合二儀而成萬化迺明告朔咸俾守藩臣敢不悉意究詳勵精遵奉庶盡承流之効俾無作事之違仰望闕庭臣無任

謝熙寧十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熙寧十年歷日一卷賜臣者竊以推行歲時天道所以化育考正歷度人事所以財成故頒朔之舊章為守邦之先務伏惟皇帝陛下德兼載燾仁及昆蟲體履中和叙九疇而開物欽明象數齊七政以導民臣獲奉王正親承聖詔念闕庭之方遠藐然江上之身感星晷之屢新尚嘆周南之滯仰望旒扆臣不任

謝元豐元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元豐元年歷日一卷者一遠闕庭十移星歷顧凋零於齒髮無報補於毫分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敘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罔不若時草木昆蟲舉皆遂性循用頒正之典寵詒分土之官臣幸備守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惟體在民之意庶裨及物之仁仰望冕旒臣不任

謝元豊三年歷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元豊三年歷日一本者竊以修人事者必也正時明天道者在於治歷爰從頒佈俾一奉承中 謝伏惟皇帝陛下則大居尊體元凝命成六府三事之叙合志於虞遂八政五紀之宜同方於禹是遵人統用謹王正獲以守邦預於受朔勸豳土耕桑之業方務承流采堯民作息之歌庶知戴德仰望旒扆臣不任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伏遇皇帝同天節臣預於本州天慶觀鷲嶺興化禪院大殿上建置道場一月日及設齋功德疏各一軸金鈒銀軸頭紅羅複封全上祝皇帝聖壽者竊以績禹撫期蓋自天而開迹生商肇祚實與世以為歸故預託於坏鎔皆永思於載壽中賀　伏惟皇帝陛下性由仁義德備聖神維候紀於長嬴屬祥開於震夙是敢致嚴道妙嚮意佛乘庶將不轉之心用獻無疆之壽臣無任

英宗實録院謝賜御筵表

伏蒙聖慈以臣等編修英宗皇帝實録今月十四日開局賜臣等御筵者方次舊聞已叨優禮省循非稱慚負失容中謝伏以先帝功德之殊將傳後世儒者文章之用正在此時猥以空疎誤當屬任甫磨鉛而就職遽置醴以均恩寵異羣司幸踰素望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永懷先烈務廣孝思故因始於信書俾特豐於燕豆所懼不能名乾坤之至德摹日月之大明上以副陛下顯親

之心下以盡愚臣歸美之志惟粗明於書法庶少補於素餐臣等無任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者寵踰於德愧甚於榮輒露危誠仰干睿聽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衮衣備物禮均上宰之崇土宇分封位列真王之貴非智能足以謀國勞烈足以及人屬在休明詎容玷冒若臣者

侗然固陋眇爾稺蒙雖甫逮勝衣習爲容於趨拜而方思就傅賴藹學之漸磨庶幾識古今之通方知國家之大體施於爲已可以持循必也當官覬無違曠已叨分於將鉞復誤假於公圭虛冒鴻私未伸薄効敢圖奬渥薦及讓徽視儀數於三台超爵名於五等既加眞食仍益爰田固非録善而量能又異較勞而數最將安稱此自顧缺然而況皇帝陛下處父子之間常先義訓君臣之際每狥公言伏望察臣精懇之由衷不顧小嫌之反

汗許還新命俯遂微情使臣得奉定省於晨昏稍安幼志報生成於天地更待壯年臣無任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

伏蒙聖慈以臣所以表陳乞蒙恩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特賜批荅不允者輒布愚衷未回宸聽仰闕誨諭彌集兢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明德懿親在天功而有助隆名重器為國論之所歸然後材位不浮望實相稱若臣

者夙依煦育生處深嚴雖無好弄之心甫逮垂髫之齒方圖講學知臣子之大方庶得周旋奉君親之素教敢意靡緣績用薦被寵靈遂爲將相之榮仍極王公之貴雖參諸邦典或故事之可循而質以人情實煩言之可畏顧茲沖昧尤積震惶伏遇皇帝陛下新一代之彝章革千年之流弊方循名而責課以官方而任人其於明信賞之科必先於近然則推至公之誼宜始於臣惟特寢於誤恩可曲全於拙分使乾坤之施不累於私親

則塵露之微庶幾於報上臣不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冉奉表陳乞蒙賜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祇膺詔版彌積靦顏蓋宗大於宗藩以盛強於帝室豈伊奬渥可假幼沖中謝伏念臣器非夙成材無特異徒歸依於鞠育每親炙於高明欲善在身忘髫髦之至弱知書可學慕佔畢之相從庶繇受教於童蒙

覬獲成能於壯大敢意攬攸司之容啓循歷世之彝章寵以官儀體均於丞弼殊其爵列秩右於公侯揣稱何堪踰涯已甚知隆名之難冒迫大號之既行控避莫從震惶滋集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心潛高厚智極精微推廣愛之仁以隆於父子盡大公之義以篤於君臣故舊典之當行雖至親而莫間致茲異數猥及譾能臣敢不仰體聖懷勤遵慈訓省躬擇術庶不蹈於匪彝臨事知方或可收於近用臣無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奏表陳免蒙賜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竊以盛威儀於宰路以重朝廷強形勢於宗藩用臨方夏宜兼獎渥屬在親賢誤及幼沖倍深兢慄中謝伏念臣蒙休宸極託廕慈闈未閱六甲之書甫在兩髦之歲揆材至薄曽無特異之資知善可遷竊有自強之志已塵高位愧乏微勞詎意仁恩更崇命秩抗等

戚於元宰躋爵列於真王自顧空疎將安報稱此蓋伏
遇皇太后殿下輔成世教隂厚人倫均至愛於諸孫假
餘光於稺齒致兹異數猥被謗能敢不自勵童蒙嚮
慕日新之益庶幾壯大仰酬坤育之私臣不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后牋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
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冊奉表陳免蒙賜批荅不允仍
斷來章者異其恩數兼將相之殊榮尊以爵名極王公

之寵列雖優隆於天屬必攷察於人材假是幼沖懼非
宜稱臣某以感以懼叩頭伏念臣性非蚤悟學未少成
徒依均養之私甫及垂髫之始已蒙休於帝所獲備位
於宗藩豈意慈憐更加褒進夫位崇者德厚祿重者
功高而臣無可錄之勞能冒非常之禮秩此蓋伏遇皇
后殿下彌綸内治則象坤元惇鞠育之至仁推奬成之素
志致滋渥澤誤及童蒙敢不盡子職之微勤無忘砥礪
答母儀之大賜庶補分毫謹奉稱謝以聞臣以感以懼

叩頭謹牋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勑命差知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

謝伏念臣器非宏遠性不敏明徒嗜好於文章寖推

移於歲月濫名儒館接武朝紳與蓬坰牧之著參莅神州

之劇進聞邦計出假使符會仁祖之升遐圖信書之示

後起於衰病寄以討論旋躋右史之華遂冒西垣之選

惟茲典禮屬在奉常猥用稚蒙首當總領悉心謀慮雖務竭於愚忠妄意變通遂自乖於素論實干昭憲奚逭嚴科苟屈法以申恩止奪官而補外罪浮於罰慙溢於顔何僥冒之使然實矜全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獨斷坤厚兼容躬親庶政而炤之以明付用羣材而養之以恕故俾兼榮於近侍尚容竊食於外邦仰戴生成將安補報敢不服勤夙夜期練達於政經延見吏民（一作祇順簡書）以（一作誓）布宣於上德庶收來效少答鴻私仰

望闕庭臣無任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犬馬之質難駐於頹齡日月之光尚攀於愛景臣藻誠悲誠哽頓首頓首伏念臣出於悴族進以謏材文辭講說制策之科衆稱華選儒館掖垣經帷之職世謂清塗獨徧竊於美名蓋親逢於亨運至於總銓衡之要劇領京邑之浩煩蔑有勞能可論報稱冒寵靈而過厚致災疾以交攻迫霜露之所侵且將澌盡幸髮膚之無毀得

以全歸方去闕庭長捐泉壤輒陳遺志猶及能言伏願
皇帝陛下御六氣之和愼調興正享萬年之祚永庇華
夷再念臣偷殘息之僅存覬餘恩之可丐敢祈仁眷終
賜矜憐臣有男進士崋孫男某親堂弟茂共岀寒鄉稍
親薄技葑菲不棄儻微祿之獲需魚一作水菽可供庶游
魂之未餒伏望聖慈並於文資內安排妄茲干澤愧在
忘應保存歿之孤蹤託始終之大賜生而無益曾莫及
於銜環死或有知猶庶幾於結草仰望旒扆臣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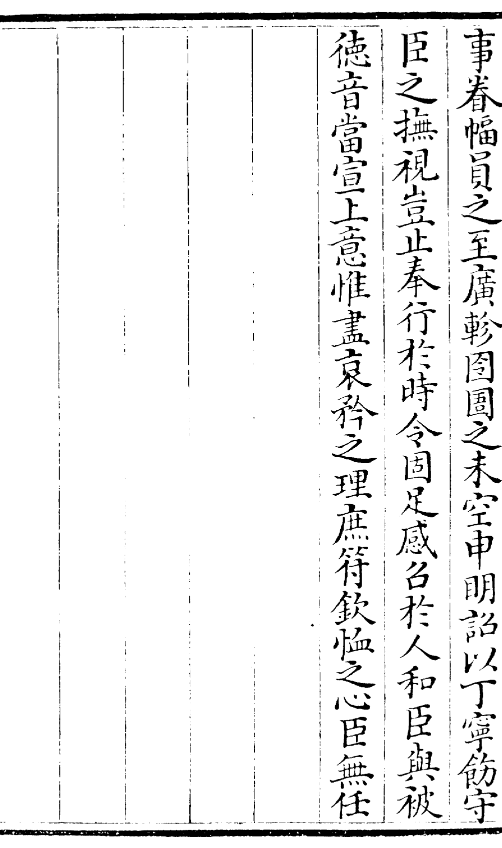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伏奉勑命差知太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惟此方彫瘵之舊屬比歲凶飢之餘任在拊循懼無稱效 中謝 竊念臣受材不敏託埶甚微竊郎位之寵名濫憲臺之優選因蒙中詔獲備外邦方喜便於庭闈遽已罹於家禍苟全生理復齒班榮用久次而得州以親嫌而易地低回積日黽勉至官忽被新恩復還舊印江湖孤蹇之跡道路奔馳之勞甫茲即安敢忘盡瘁自惟

蕞爾何以及茲茲盖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日月之光旁照萬物天地之德平施四方猥致妄庸誤蒙器使當力行於寛恵上副至仁惟少假於寵靈庶成薄効臣不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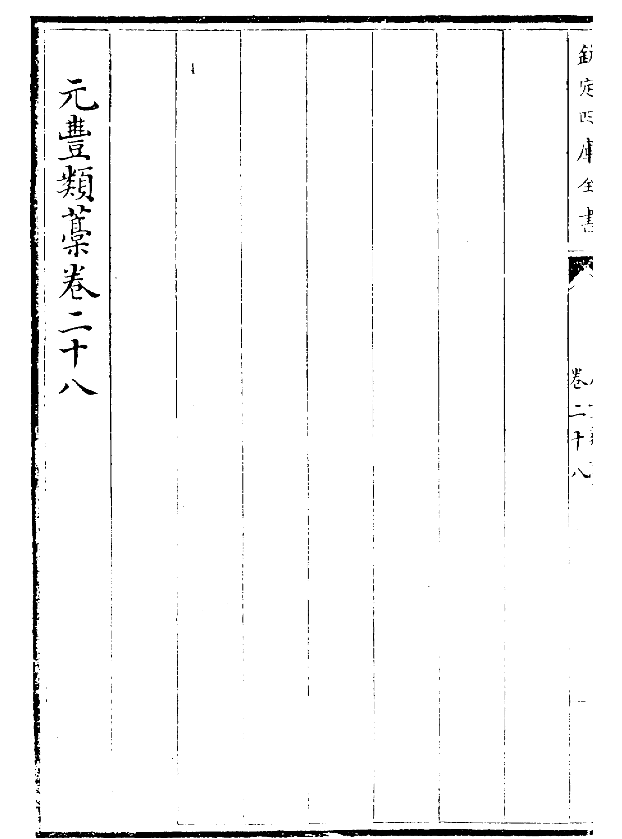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欽恤刑獄勑書表

進奏院遞到勑一道賜臣欽恤刑獄者屬在煩暑聖躬無倦於焦勞言念繫囚恩旨遂加於惻憫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繼祖宗之功德體天地之生成發政施仁忍遺於一物勝殘去殺思厝於五刑諌不自専動遵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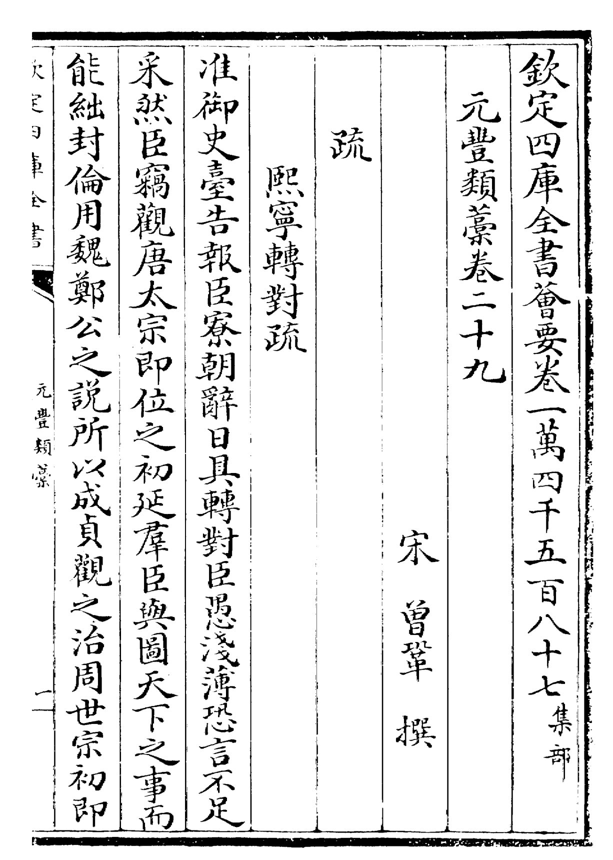

事眷幅員之至廣軫囹圄之未空申明詔以丁寧飭守

臣之撫視豈止奉行於時令固足感名於人和臣與被

德音當宣上意惟盡哀矜之理庶符欽恤之心臣無任



元豐類藁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七 集部

元豐類藁卷二十九

宋 曾鞏 撰

疏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初即

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

也陛下明智大畧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懐抱忠義者豈復慼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一作宗廟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

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一作又）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邊徼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

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

一作本

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

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未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

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礲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

下之所以不能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来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

之所言乃周衰以来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覩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所一作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覩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一作勉知學者

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内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一作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説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

矩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内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屬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内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

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内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纎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輙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劄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自在藩邸入承顔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政仁被公族德刑閨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菲衣綈務遵節儉臺卑囿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漁其於憂憫元元

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分每羣臣進見接之禮篤而情通凡四方奏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畧必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為世則者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慮非可闚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徳其高深宏遠則惘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出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

三代荒絶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震動羣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效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搢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厲無懈須㬰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説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

光敢别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
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
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於陛
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
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
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
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傅
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

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傅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叙則自有十五而志于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傅說所稱當始終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

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奥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奥所

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啇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為主於内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

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細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奥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

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斂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

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
毛舉蕞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
臣所以憂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豐類藁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八 集部

元豐類藁卷三十

宋 曾鞏 撰

劄子

移滄洲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徳之殊垂光錫祚偈奕繁衍久而彌昌者盖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

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烕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寳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盖

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
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
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
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
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以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
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
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
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德未

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内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師猶間入闚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驚一作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寛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

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欷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帝仁宗英宗皇帝聰明

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帝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

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

審反復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寛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疫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拊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甲藩

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捐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忽且怠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捐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纂驅齎貢以致其贄者

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

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鳬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盖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隠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而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謌俾勿壞盖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

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
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
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
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
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
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
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
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

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盖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履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

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宗修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

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于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冏命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

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有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具以舉授之縣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贄之大指也贄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

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公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彌綸衆職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髮四方受其𡚁或誤於須臾累歲不能救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

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内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傑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

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疏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奬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執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

績咸熙可無爲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爲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疎密詳加損益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令州縣特舉士劄子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司徒自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者鄭康成云謂使試守任官然後

爵之者盖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之
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内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
禮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
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
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國舉孝
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率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
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
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國縣邑

有好文學孝弟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歳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請以治禮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為左右内史大行下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邉郡一人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其郡國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此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徳昭大道參天地

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今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行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揆今之宜理可參用令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素厲之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隆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歟誠令州縣有好文學厲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佐升

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籍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今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正事掌故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所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秀才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録之法

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爲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願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所嚮孰敢不虔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修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踈數一以特舉爲進而入官

試守選用之叙皆出特舉之中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旣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劄子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當兩月計其大槩則今之專力之兵一當古之兼農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為羨卒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兵四千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跡言之其專力無農之勢固異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者兵出於農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國無預焉今兵出於國故干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無預焉此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

民其干戈屢動則至於發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民為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于後周隋唐修列府衛而兵復近古天寶以後彍騎立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後綱紀大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於五代而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興撥亂反正太祖外削藩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旅而束以法制天下之惡子非鰌之以刑而自列於行伍非毆之以

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邑以戍疆埸非獨為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實頼其力况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民近世以來制兵之善未有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其於常武尤屬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鋭武庫之兵繕治工巧殆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計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撐將辛東南之備當益兵戍庶幾上副陛下威夷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

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勲於昭義其備西戎則用姚内斌於慶州董遵誨於環州王彦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靈州大抵如内斌遵誨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令士之精鋭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覈信賞罰

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者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小者非特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東南之隅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絶之勢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邏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必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于廖恩之竄竊而能稽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

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葢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乇使緩急足用以銷奸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葢戍兵區區憂國之心惟陛下之所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議經費劄子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

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絀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

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戸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戸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戸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

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
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
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
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
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
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
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
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盖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逺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

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沖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取進止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垂拱殿進呈

請減五路城堡劄子

臣嘗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戍兵臣之妄意蓋謂西北之兵已多東南之兵不足也待罪三班修定陜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熙寧較於嘉祐為一倍元豐較於嘉祐為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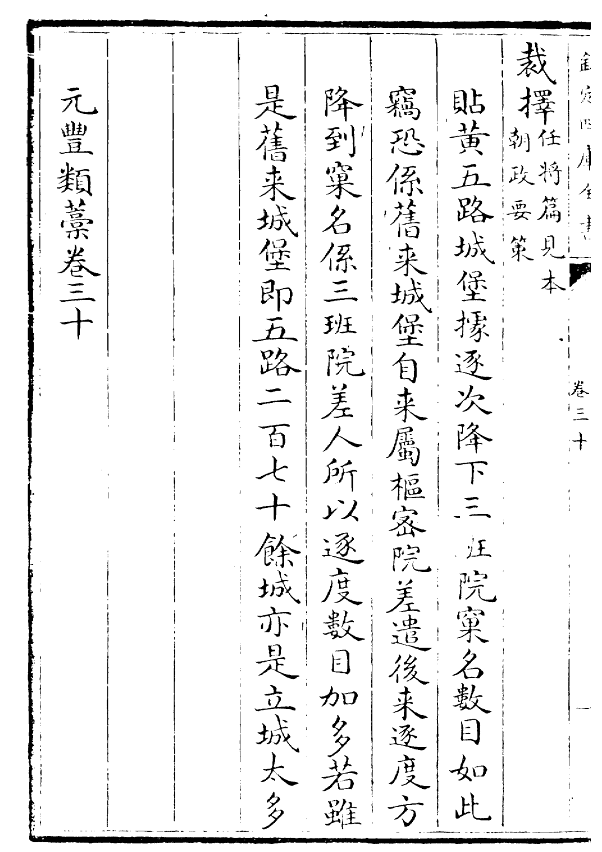
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夫將之於兵猶奕之於棋善奕者置棊雖疎取數必多得其要而已故敵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赴所保者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算多也不善奕者置棋雖密取數必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

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士少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猶之善弈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必多立城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筭少猶之不善弈也昔張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繇是朔方以安減鎮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疎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為守備曰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

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再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衆殆彊埸之吏謀利害者不得其要也以奕棊況之則城不必多臣言不為無據也以他路況之則北邉之備胡以遵誓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城一堡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惡守邉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邉之臣遇陛下之

明常受成算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諉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體理之所當然況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緒餘足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

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千歲以来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睿聖有非常之大畧同符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繕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衆少而得筭多不益兵而東南之備足有助聖慮之纎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所



裁擇任將篇見本朝政要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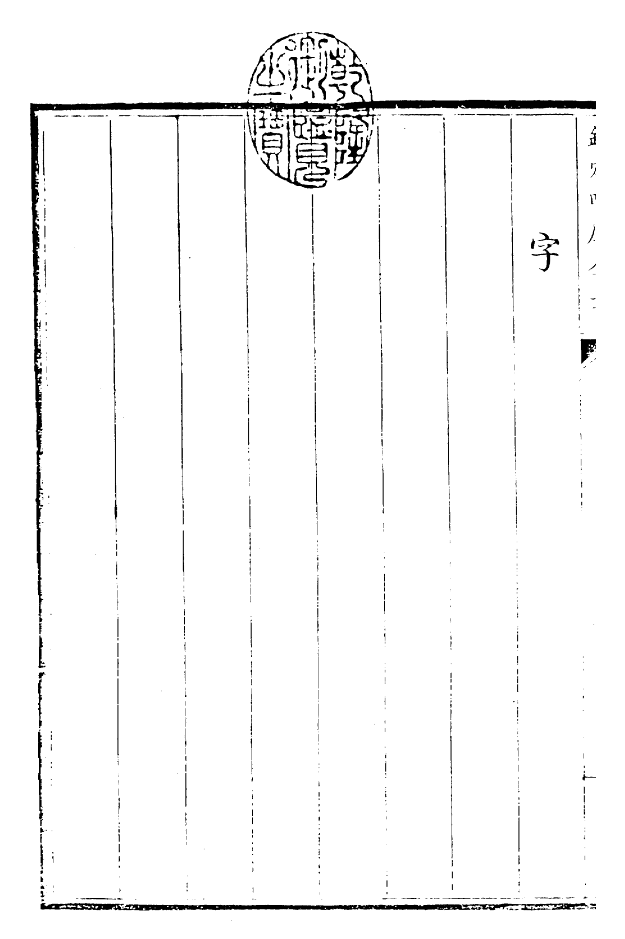
貼黄五路城堡掾逐次降下三班院寨名數目如此竊恐係舊来城堡自来屬樞密院差遣後来逐度方降到寨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數目加多若雖是舊来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城太多

謹案卷二十九第六頁後二行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按文章正宗無所欲二字

卷三十第二頁後六行所以為帝真宗刊本真訛者今改

第五頁後四行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與上漢唐不貫據彭本注云此實指五代事疑有脫文

第十一頁後一行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按通典作出入不悖所聞者以令相長丞句接者



字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浴曾